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八十五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鋪姑娘救殘生

且說馮淵見徐良來了，往後就跑，見後邊房上站著一人，頭如麥斗，二日如燈，用了個魁星踏斗的架勢，往下瞧看。暗說不好，必是賈士正一伙賊人，量自己不是他的對手，正要打算用計勝他。再往上一看，那人蹤跡不見。馮淵可就直奔西北，躡過了一段界牆，見那邊有一個月樣的門，由北邊過來一個打更的。馮淵用了個掃堂腿，把更夫掃了一個筋斗，提到西北花叢的旁邊，撲咚一聲，往地下一扔，四馬倒攢蹄捆上，拿刀往他腦門子上一蹭，問他那難婦現在哪裡？更夫苦苦的哀告說：「饒我這一條性命。」馮淵說：「只要告訴我，她在哪裡，說了假話，問頭殺你。」更夫說：「就在這月樣門內，有個樓，四個婆子，陪著她說話呢！」馮淵聽畢，撕了衣襟，把更夫口中塞住，自己直奔月樣門而來。進了門一看，果然有三間高樓，見樓上燈影兒一晃，全都滅了。就聽婆子在上面亂嚷，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！」那句話沒說出來，就聽撲咚一聲，準是教人殺了。馮淵自己往上一躡，到隔扇那裡，趴著一看，見此樓隔扇大開，有一人背著那少婦，往北去了。馮淵也往那裡一躡，見那四個婆子，橫躺豎臥，全都被殺。自己由後邊出去，也直奔正北，又見那人撲奔東北，馮淵就追下來了。那人背著人躡牆，並不費力，跳了四道牆，才到了街道上。馮淵也就跟著出來。此時已有四更多天，路上並無行走之人，追到東邊，復又東北一拐，奔到後街，由東往西又跑。馮淵可真著了急了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快把這婦人與我留下！」那人跑著一回頭，馮淵這才瞧看明白，原來是個和尚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出家人，還不與我留下！」雖然嚷著，那個和尚足下透慢，也就看見那邊一段紅牆，大概離他廟不遠。馮淵追到離他不遠，想他就背進廟去，我也是找他。只顧貪功緊著一跑，原來那和尚等著他，身臨切近，就是一暗器，馮淵一歪身，打在左肩之上，這一鏢沒打咽喉，也歪出好幾步去，一咬牙把鏢拔出來，自覺那鏢傷之處不痛，麻酥酥的喘氣，暗說：「不好，他一半準是毒藥鏢，我先回店中，去叫店中人，與公館送信。」焉知曉受了毒藥暗器，就是怕緊走，要是緊走一跑，那藥性發散的更快。馮淵跑著，就覺眼前一發黑，類若半身不遂的光景，先由左腿不能邁步，撲咚栽倒在地，正躺在人家酒鋪門前。這開酒鋪的是母女二人，原籍是東昌府人氏，此人姓尹，叫尹剛杰，保鏢為生，專好交友，外號人稱賽叔保，到四□餘歲就故去了。妻子劉氏，所生一女，名叫青蓮，□五、六歲，練了一身功夫，小子打扮，常跟她父親出去保鏢，生得□分美貌，性情剛直。因她父親故去，母女無人照顧，她有個母舅就在這信陽州居住，把她們母女接來，姑娘如今已然二□九歲了。在此處開了一個酒鋪，帶著一個老家人，這個老家人姓祝名，叫祝福，在尹家多年，這青蓮姑娘，是他眼看著長大的，祝福就看著這酒鋪買賣，後有單房，她母女居住。姑娘早晚的功夫，不肯丟下，每日五更之時，起來玩拳踢腿，熟練長短傢伙，練完時天不能亮。為的是活動身子，把街也掃了，前後院連酒鋪中，灑的灑了，擦的擦了，此時也就紅日東升，把祝福叫起來，然後上後面去，梳洗打扮。恰巧這天，自己練完了功夫，下了一塊板子，正要掃地，見台階下躺著一個人，近前仔細看了一看，武生相公打扮。列位就有說的：馮淵多咱是武生相公打扮哪？皆因是他穿著是白菊花那身衣服。旁邊丟著一口刀，左肩頭往外冒血。青蓮姑娘顧不得掃街了，進來把那扇板子上好，先把祝福叫來，又到後面把老太太叫醒。老太太問她什麼事情，姑娘說：「咱們門口躺著一個武生相公，旁邊扔一口刀，多一半是遇見仇人，他那肩頭上，還直冒鮮血。你老人家起來，我們出去瞧瞧他看。要沒死那還好辦，他要死了，我們趕早移開他去，不然這鋪子擔架不住。」老太太穿好衣服，祝福在外邊，點著燈籠等著，到了前邊，又把那扇板子下下來，先叫祝福出去，將那人衣服擦起來，摸摸他心口還跳與不跳。祝福出去，將他衣服擦起一摸，心口還是亂跳。祝福說：「不但他心中亂跳，從他肩頭上，流出血來，全是黑的。」姑娘一聽說：「是了。」對娘親說：「這是受了毒藥暗器了，咱們救他不救？」老太太說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，就怕你治不好，那可不是戲耍的呀。」姑娘說：「我跟我天倫學的，不能治不好。咱們做這一件好事罷。」姑娘挽起衣袖，又下了一塊板子，叫祝福幫著她，把馮淵搭在裡面，到了後頭屋內，把馮淵往牀棍上一放，叫祝福把板子上。姑娘進內間房中，取出一個盒子，叫祝福解開他的腰帶，把膀子顯出來，姑娘打開盒子，拿出一把小刀兒，刀薄如紙，另拿出一個小葫蘆，拔去塞子，裡面貯的面子藥，倒在傷口。微等了片時，姑娘團了些爛紙，就用那把小刀，把周圍爛肉一副，全都放在紙內，周圍見了好肉，重新取出一個小盒來，裡面是膏子藥，俱把他創口敷滿，烤了一張膏藥，與他貼上，復又取出三粒丸子藥，叫祝福取了些涼水來，將丸藥研開，用筷子將馮淵牙關一撬，將藥灌將下去。登時之間，馮淵就甦醒過來，覺著肚內一擁，哇呀呀的吐了些黑水，往起一坐，睜眼一看，那邊一位老太太，慈眉善目，總在六旬上下光景，又有一位大姑娘，在那裡收拾盒子呢！看那旁又站著一個老頭兒，青衣小帽，像一個做買賣的打扮。自己記得被那和尚用鏢打了一下，就覺迷迷糊糊的摔倒在地，後來就全不知了。馮淵連忙起身來，先給祝福深深一恭，說：「這位老兄，方才我受了人家毒藥暗器，躺在地下。我糊裡糊塗，因何會在這裡呢？」祝福說：「你被什麼人打了毒藥暗器？我們這裡是個小酒鋪，你正躺在我們鋪子之外，被我們姑娘看見，我們老太太見你沒死，也幸虧我們小姐有這個手段，才把你搭救過來，此時把你救好，你過去見見去罷。」馮淵一聞此言，把袖子神上，整整衣服過去見老太太，雙膝點地磕三個頭，說：「不是老太太搭救我的性命，准死無疑。未領教老太太貴姓？」老太太說：「老身姓尹，我倒不會，是我的女兒把你的鏢傷治好。但不知相公貴姓？」馮淵說：「晚生姓馮，名叫馮淵，我在開封府相爺駕前當差，乃是六品校尉之職。就是這位姑娘，救了我的性命？小姐請上，受我一拜。」姑娘說：「我們可不敢當，祝大哥急速把這老爺挽住。」這青蓮小姐生來最聰明，一聽他是六品校尉，就以老爺稱呼。祝福來一攔。馮淵定要磕頭，說：「小姐乃活命之恩。恩同再再再、、」馮淵一想，這句話不是滋味，說不得這個恩同再造，重生父母，再養的爹娘，人家是未出閨閣的一個大姑娘，把人家比娘，如何說得下去？故此說了好幾個再，就說不下去了。往上磕頭，姑娘往旁一閃，道了三個萬福。馮淵起來，又要與祝福磕頭。老人家先就跪下了，說：「老奴可不敢當。」馮淵這才施了個常禮，問說：「老哥貴姓？」祝福說：「老奴叫祝福。」老太太讓馮老爺坐，問因為何故來到此處，深更半夜，是什麼人打了一暗器？馮淵將要說自己的事情，被姑娘攔住。姑娘說：「母親別教馮老爺多說話了，多說話費精神。那個傷處，總要躺下睡覺，那傷方能好的疾速，待太陽出來之後，叫祝大哥買幾尾鮮魚來炊了湯，油鹽醋醬蔥蒜作料一概不要，待喝了湯之後，你可就算好了。有什麼話，慢慢再說罷。」老太太說：「馮老爺，你在這裡歇歇，睡一覺罷。」馮淵說：「在這裡躺著，我天膽也不敢，我在外邊躺著去罷。」祝福說：「小姐，馮老爺既然避嫌，不如請他到老奴櫃房去倒好。」馮淵說：「那倒可以使得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既是這樣，祝福，你把他的刀交給馮老爺。」家人答應，把刀交給馮淵。

馮淵接過刀來，插在鞘中，轉身與老太太、姑娘再施一禮，然後這才跟祝福出來，到了櫃房一看，祝福那個鋪蓋，還沒捲起來呢！馮淵先把刀摘下來，掛在牆上，頭衝裡躺下。祝福將被子給他搭上，又說：「我去開門去了。」馮淵點頭答應，祝福將往外邊，忽聽外頭念了聲阿彌陀佛，問：「怎麼這般時候，還不開門？」祝福說：「我們這裡，鬧了半夜，將要開門，你老人家來了。」說畢下板子，進來一個和尚。馮淵一聽，心中一動，掀了被子下坑，往外一瞧，正是仇家到了，牆上拉刀動手。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